

HONG YING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THE MAGICIAN FROM SHANGHAI

上海魔术师

我昼夜辛劳，见证一个个新王朝，最后
才到达了东方，我是为你而来，不是为上海。



HONG YING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LORD OF SHANGHAI

上海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王/虹影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2

(虹影文集 珍藏书系:1)

ISBN 978-7-5613-4312-8

I .上... II .虹... III 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4919 号

图书代号:SK8N0989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姚维青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37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312-8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修订本说明

重写海上花三部曲，就这部改得较多。这书最先在 2003 年出版，再版时，我改了一次，动得最大我是校对英文版时，编辑就每个细节仔细问我。

我索性把书中母女关系重新理了一遍，改成目前这个样子。由此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今年首播在上海，目前继续在各家电视台放映。我一集也没敢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改得面目全非，不合情理，看了生气，何必？

有评论家在报纸上写文章。“虹影不是上海人，怎么能写上海？”我读到这可爱的评论，就笑了：写秦淮河妓女，只有请南京人了。小说出版后，自居专家的老上海，历史考据癖，对细节特别在意，他们仔细寻找我的“硬伤”，至今没有人找到。

有不少人说，虹影的确很怪，在封内页上竟然做了个史无前例的声明：“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”。虹影喜欢写“真人真事”，本性难改。小说《K》吃了三年官司，她倒真是衣带渐宽，荷包缩小，终不悔；又说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：虹影对自己让人上当的能力非常有把握，腾挪凌虚卖关子。

其实都错了。诸葛亮无兵卒守城，索性开门；《上海王》事事有典，才摆出枪炮侍候。

近年出版的上海背景小说，大多是小姐小打算，小资小情调，给人的印象，以为上海的现代性，就是小女人气。甚至今日的“上海品格”，也有意望小气里走。此可谓大错特错。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，无论华人洋人，女人男人，都有点气魄。我既然有胆子声明“欢迎对号入座”，我当然明白，谁人的先辈安坐在里面！

为回答所有这些书外是非，本修订本加了“章外章”，毫无保留地坦白我在上海的几年生活经历，以及写作经过。读者幸勿错过。如果有批评家看了，还认为我作假，那我就对他投降。

献给 Z Z 和 Z T

不要怕。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,使人听了愉快,不会伤害人。

莎士比亚《暴风雨》

叙述者声明

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，欲对号入座者，详见第二十九章。

第一章

生命本没有过去，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。

“反正，”她停止说话。向我摊开修长的手，那手精雕细琢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，最让我着迷。她主动伸出了手，我的心跳了起来，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尽兴研究，是我多年的奢望。

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相过多少次，她常与我比手掌，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，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么。在某一时刻，头脑之运托付给肉身之运，而肉身之运，更显于手纹：上海人后来俗称的“台型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必须说，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，不过只有这次，我有机会静心端详，进入了掌心绝阵，看出了她命犯三冲，灾星拦运。

更糟的是，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，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，我不由得一阵伤心。

“本来么，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。”

这是我的违心安慰，还是她的自我解嘲？已经记不起来。

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。

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。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，她害怕得心跳加快，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痴望，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。

从七岁父母双双去世起，她就想离开这个海边泥滩上的渔村。多少年了，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。可一做噩梦，梦到那最初的一刻，她仍是一身冷汗惊醒过来。



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传记片，我就应当从这个镜头开始：

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，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妆的中年女人，浓密的头发油光水滑，梳得一丝不苟。

一艘停在浦东整修的大商船，船身一半锈痕斑斑，锈水淋漓，另一半新上的油漆黑光发亮。挂在船舷的架子上，四个剥光上身干苦力活的异国水手，正在刮锈上漆。洋水手们突然看到漂亮女人，就怪叫起来。

一个白人水手脱下裤子，拍着白生生的光屁股乱喊乱叫，其他三人大笑起来。

那盛妆的女人很自尊，用扇子遮了半边脸。

镜头再摇开来：大太阳天，好几个农妇弯腰在稻田里插秧，汗流如注，一个小姑娘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上的汗，连泥都抹到脸上了。

远远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走来，一路在嚷嚷，“小月桂，过来。”

小月桂爬上田坎，跟着舅妈走。舅妈突然想起什么事，回过头来，一把抓过小月桂的破草帽扔到一边，舅妈把自己头发上插的梳子拔下，叫小月桂蹲下，把她乱蓬蓬的头发梳成两个辫子。

再看看小月桂身上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，舅妈用田里的水抹掉几把泥迹，把裤腿拉下，算是整齐了一些。舅妈说，“有没有福气做上海人，看你自己的命了！”

她们走进集市，满街摆着乡下土产，还有洋水手卖出的各式西洋旧东西、小摆设钟表之类的杂物。小月桂好奇地东张西望。舅妈拉着她挤穿过赶集的人群，走进一个巨大的棚屋。

这是做牛马猪羊牲畜交易的地方。牛马套在圈里，乱嘶乱吼，人声鼎沸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卖家与买家习惯打手势讨价还价。

在靠尽头里端处，有一长条木台。台上站着一排小女孩，台下坐着十来个人，其中有那个坐轿子的艳装女人，扇子捂着鼻子。有个瘦高男人从门缝朝外望望，他叮嘱守门人：“上海道台刚在新闻纸上警告，大清国吏律禁止买卖人口。说说而已，不过你多留意。”

“真还有人来查？”

“说不清楚的事，总是少声张为好。新老板想给一品楼添几个人？”

“你们按规矩来，我只是来看看。”

舅妈在和一个管事的人叽叽咕咕，之后，那人朝一个穿长衫的中年胖子挥一下手，“开始！”小月桂被安排在边上位置。

“向前一步，转身！”胖子命令。“举手！抬腿！”

台上的女孩们样子不整齐，有的俊一些有的丑一点，大都是小脚，一个个不知所措。下面的人看中谁，瘦高个男人就把买主带到旁边的小间里，秘密谈价。

台上只剩下小月桂一人，连问价之人也没有。

那个艳装的女人脸上早没了兴致，目光扫了一下小月桂：大脚，脚趾缝里全是泥，此女孩眼里倒是没有胆怯的神情，自顾自看稀奇。

艳装女人站起来，对管事的人埋怨地说：“叫我专程从上海来，就这些货色，白跑一趟！”她看到身边的青年后生专注地看那女孩，推了他一下：“阿其，魂还在吧？”

青年后生赶快收回神来，他的脸生得周正，尚未脱稚气。他短衣打扮，手里拿着两个包袱。

小月桂跟着舅妈刚走出牛马棚，舅妈就一把扯住她的衣领，连推带打。“没出息！送给人做丫头都没人要，连牲口都有买主！”

舅妈打小月桂打得手发酸，扔下竹棍，狠狠地说：“你不是想离开我们吗？连做梦你都在说要离开我们。眼下是卖不了你了。你牛粪不如，牛粪还可以当柴烧，我白养你这么大。”

小月桂忍着痛，一声不吭。“还是你自家娘舅把你看得清楚，说你人小鬼大，留在家里是祸害。”舅妈用脚踢小月桂，“臭丫头起来！卖不到上海，就把你贱卖到外省。”

抬着轿子的队伍沿着原路回去，那位长相俊气的青年后生走在轿子左侧前方。三人抬的轿子，轿夫的辫子压在头顶上，两人在轿前，一人在轿后，后面的一人费力些，所以隔一阵，相互轮换，调位时借机歇口气，气顺过来又上路。

前面一个抬轿的人，肩上被人拍了一下，他一愣，肩上的竹杠已经滑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轿子里艳装女人正在打盹，被声音惊醒。这才发现前面抬她的是个女人，一点不费力的样子。她刚要说话，姑娘



回过头来，朝她一笑。她敲敲竹杠，滑竿放了下来。

“这算什么戏呢？你不是今天在集上的那个——”

小月桂跪了下来说：“新老板开恩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没爹娘，长野了，您看不上。但是做活，我有力气。”

新黛玉眼睁大了：“奇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姓？”

“中午时候，新老板就在集子里。我听人叫，就记住了。”

新黛玉看着轿子边点头哈腰的女人笑道：“你真的一心一意要把她卖掉？我看她力气大得像男人。”

“上海城那可是好地方，穿的全是跟新老板一样，漂亮！”舅妈说。

新黛玉看看仍然跪在地上的小姑娘，她眼里全是泪水，满眼委屈。新黛玉心里一动，就说，“起来吧。破个例！十块大洋拿去。”她招招手，对那个青年后生说：“阿其，让她们俩按手印。”

“太少，”舅妈说，“都说卖丫头至少三十块大洋。”

“那就带她回吧。”新黛玉叫抬轿的人，“只能做粗工的料子，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！走吧。”

舅妈赶快说：“老板息怒，十块就十块。”

轿子继续赶路，小月桂赤脚颠颠地跟着，她拿着新黛玉的包袱，奔得不停地抹汗，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。越往前走，田野越是嫩绿，油菜花黄黄地涂在道两旁，白蛾围着轿子飞舞。

他们终于走上黄浦江长堤。

轿夫慢了下来，行人多了，江面也宽了，说是到了陆家嘴渡口。

隔着黄浦江，对岸就是上海外滩。下午夕光，分外晶亮地照着那些英式维多利亚建筑，江中不时发出怪叫的轮船喷出烟雾。

小月桂把包袱搁在地上，双手抓着自己的裤腿，看呆了。有担子撞了一下她的胳膊，很痛，她只是让了让，继续傻看。

渡口繁忙。轮渡是有巨大烟囱的蒸汽铁轮，感觉冒出的浓煤烟直冲到脸上，小月桂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来来往往的旅客提着包裹扛着行李，大人牵着小孩，喧嚷嚷地挤过她面前，跨上跳板上船。

盛妆的新黛玉用手理理一丝不乱的头发，敲敲杠子，滑竿放下

了。她转过脸去，大声训斥：“小月桂，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？还不看好行李！”

这是1907年初春。宣统皇帝尚未上台，都知道这么混不下去，但一切都悬着等着，连开端的开端都尚未开端。

第二章

小西门的一品楼“书寓”，本是咸丰年间松江某名公的一所院宅，此公生性风流，遗赠此宅于一名宠妃。宠妃原是青楼出身，本想做长久一品夫人，未料到当了寡妇，财产却只有这座宅院，穷愁潦倒，只能借此重作冯妇。雅号一品楼，算是追寻旧梦。

一品楼老板新黛玉说起这段历史，还真像那么一回事，她一口咬定千真万确，甚至拿出过此名公的书画为证，说是那位一品夫人赏给她的礼物。新黛玉老家也在松江，原是一品楼的头牌馆人，书画也是真迹，名公真实姓名暂讳。

同光年间上海开始有租界，四马路一带很快兴盛起来的妓院区，虽然热闹繁华，却品流混杂。一品楼是当年的行业翘楚，情愿离开俗流一段距离。

这个在上海华洋界边上的院宅，深红大门，尺高门槛，厚重结实的石墙，大家气派先声夺人。外观依然是名门豪宅，楼内早就建成套间，挂牌的姑娘都在二楼，每个人有客厅和内房。姑娘们的房间陈设富丽华贵，人说有的房间，瓷地砖镶金嵌银，仅这一点，就足以扬名上海滩。

上这儿来的客人，大都是有点身份，或有意显身份，他们喜欢进出一品楼，还有个原因：租界人觉得是半回归华界之内，华界人感到半在官府权辖之外，纵情声色心安理得。



小月桂对着人不对人都是一脸笑，人都说，这丫头笑容好甜。她一身丫头装束，连辫子也梳成了一个，额前剪一排整齐的刘海。

半年来她个儿往上蹿得好快，都说她应当做佣娘，哪有这么高的丫头？

这事情也让老板新黛玉头痛：买丫头花一整笔钱，此后就是老板的人：生死由天，却不容易辞掉；娘姨是雇工，按月付钱，说走就走。万一丫头真的只能当娘姨用，这笔生意太不合算。

一大清晨厨房忙得像过年，两位苏州名厨，带了厨娘和打下手的丫头。宰鸡杀鸭剖鱼，血腥得即刻弄净。新黛玉起身第一件事是查厨房，发现地上一根鸡毛一滴油迹，就罚厨娘的工钱。厨娘们小心翼翼，也盯着每个进来端菜的娘姨丫头，生怕代人受过。

小月桂的个子高得讨嫌，但是力气不小，不像别的丫头，遇到重物，得找男工代搬。新黛玉要图个爽利快捷时，就用小月桂。

小月桂已经练成了步子再紧上身也稳平，端着一盘茶具，从厨房出来。她走过大房丫头们睡的房间，心里羡慕，不知何日能挨到那个份。底楼一个有小窗的房间，那是她睡觉的地方，几个下手丫头住一起，拥挤窄小，得从床脚爬上去。床头的空地更窄小，转两个圈，会撞着身体。

比起乡下，这已是天上。吃得不错，小姐房里留的隔夜菜，热一热，味道一样可口。新黛玉几次骂她长得太快，但还是尽快给她做了合身的新衣，在这里丫头也必须穿得有棱有角，丝光绸气。

这阵子，已接近傍晚，小月桂穿过回廊，上二楼，房间里传来小姐们的评弹低吟浅唱，夹着琵琶琤琮打情骂俏。她朝陈设堂皇的凤求凰厅走去，那是新黛玉自己的套间，有时用来接待初次光临的新客。一是表示主人殷勤，二是楼既为一品，讲究规矩。在这里，新客第一次由新黛玉出面设宴，众小姐轮流侍酒；第二次付银子才能入座小姐本人的客厅，第三次付银子有没有入室之雅运，就看来客的气了。

太阳落山，天色紫蓝，满街满巷灯光渐渐亮起。书寓里的姑娘中午醒来后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管事忙着收局票，高声地叫着某小姐出局，某小姐有人参见，某客人设茶会。衣装华丽的

客人带着八哥进到一品楼里，八哥也跟着在凑热闹，怪声怪气地叫：“吉利发财！”

这是一品楼生意最火红时分。

三辆马车驶到一品楼门前停住。前后两辆马车上的跟班，即刻跑到中间这辆来侍候，赶快打开门，搀扶上海洪帮老大常力雄一步跨下。他走路大步子，脚底生风，完全不是要人扶下车的人。

小西门这条街不宽，却很长，从街这头望不到那头，全是药店、浴池、客栈、菜馆和杂货铺，俨然一个繁华世界。这个无风无雨的夜晚，更是人头攒动。

有个长相猥琐的小贩凑到常力雄一个年轻跟班前，神秘地说：“要不要？西洋春宫。”

年轻跟班把小贩一推。出手很猛，小贩跌出几尺远，跌趴在地面上，手里的画片散落一地。他急得大嚷：“老爷，不要，只管说不要。”

跟班脸还是横着，吼道：“躲开点！小心挨揍！”边说边挡住此人，让常力雄走过去。

常力雄劝解地说：“何必，何必？人家做小生意的。我又不是上海道台，要小民回避什么？”他看看那个小贩孱弱的身子佝偻着，对保镖说：“仔细看着不要有暗器就行了。”

小贩被跟班这架势吓坏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收拾落在地上的货。听到常力雄的话，知道无大碍，就弯腰献笑，手摊开那叠西洋春宫画片，低声劝说：“老爷赏脸看一眼，只看一眼。”

那是一套石版印的西洋名画：波梯切利的《维纳斯诞生》，盎格尔的《泉》，《土耳其宫女》。不知是西洋水手带来卖钱的，还是上海什么印书局新进设备做的。小贩从画片中取出几张递过来。

那些画片，印刷质量不佳，可能是洋水手顺便带来出售的奇货。不过那时上海图片都是黄尘扑扑，人旧图旧。

“华洋杂处，从此天下多事！”新黛玉对小月桂说。常力雄看到西洋裸女图这事，当然被她引为“从此多事”例证之一。

不过，这整个故事，的确是从这种微不足道的石印画片开始的。



常力雄只花了几秒钟晃了晃眼那些西洋画片，就朝小贩挥挥手，“去去去，什么好东西！老子看活的。”

这个洪门老大四五十岁左右，体魄魁伟，穿着绫罗长衫，近处看，黑长袍的丝缎暗花纹泛蓝紫。一品楼那边早有人候着，替他打开门。常力雄提袍，一抬腿跨入高高的门槛。

欢笑声、丝竹音乐，夹裹着脂粉香气扑面而来。“是常爷哪！”好多个女人的声音欢呼迎接他。“怎么多天不见！”

“好久不来了，叫我们想得好苦！”

“姐妹们，来侍候常爷！”

撩开纱帐挂上钩后，老板新黛玉让常力雄坐在床边，自己跪在床上，卖力气地给他捶背。她瓜子脸，高挑眉丹凤眼，当她打扮齐楚，依然是个美人。在妓界，女人四十，还能让老情人留恋，确是不易。

她黑亮的头发梳得整齐，插着钗，小脚玲珑地露在绸裤外面，穿着一双绣鞋。那是一品楼馆人除了脸以外身上最骄傲的部位。让恩客端详拿捏最多，花的功夫自然也最多。

她全副注意力都在他身上，一边贴着他的耳朵说话，嘴唇就几乎摩着他的脸颊。他边听边笑，摸摸她的手。

小月桂端着一盘茶具，由凤求凰厅堂敞开的门走入里间，她的脚步简直没有声响。房内两人根本没朝她看一眼，她走到靠近床的桌子边，放茶碗。

新黛玉说市面乱，闹革命党，生意不好做。

常力雄半闭着眼，享受她的服侍，他不以为然，江南有钱人都躲进上海，生意怎么会不好？

“情趣雅致的客人越来越少了，手头阔绰的更少。”新黛玉叹了口气，“看这阵势，连妓家也得革命不成？”

常力雄笑笑说：“都革命，都来革命！”

小月桂弯身拿托盘。他听见响动睁开眼，注意到她的大脚。他的目光往她的腿上移，然后停在她的脸上。不慎间两人眼光对碰了一下，小月桂马上垂下眼帘。她端正地站着。等新黛玉要她走时，她才能走，这是侍房丫头的规矩。

常力雄打了一下新黛玉的屁股，说这丫头他怎么没看见过，是

新买的吧？常力雄记得新黛玉去过一次川沙乡下，让他手下人阿其去帮个忙，说是给她当着保卫。

新黛玉说，好几个月前在乡下拾来的粗丫头，现在乡下也寻不到像样的女孩子了。她让小月桂走近两步，让常爷看看！“你看这丫头长成这么个丑八怪，眼太大，嘴太宽，腿太长，人太高。”她手指几乎直戳到小月桂身上，“更怪在这奶子，莫名其妙那么大！难看死了！我从她舅妈那儿买来还花了一叠银子呢。”

常力雄只是简单地问：“多大？”

“说是十五，都没十五的样子，我这买丫头钱怕是白折了！瞧把她享福得白白红红的。”

“回老爷，我十六。”小月桂的声音很清脆，但没敢朝那床上的两人看。

“谁叫你说话啦？”新黛玉拿起扇子拍打小月桂的胸前，“叫你束胸，你又松开了？！”

小月桂半心半意地抗议，因为常力雄的眼光正盯着她看，她不愿意在这个咄咄逼人的眼光下向新黛玉退缩。她禁不住抿了抿发干的嘴唇，轻声说：“束住透不过气来——”

新黛玉没等她说完就打断她：“不束，你赔我钱！”她依然转过身来对常力雄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：“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不是见她爹娘死得早，可怜孤儿，一时起善心，做好事，一品楼哪会要这样的丑丫头？换做佣妇娘姨，倒也罢了。但是娘姨是要有丈夫的妇人，小姑娘不能做。两个月前有土佬南京客看中她，我让她服侍，好歹提拔她成个小信人嘛，或许也是个办法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这狐狸精打得一手好算盘。”常力雄讥讽新黛玉一句。

新黛玉不在乎常力雄的语气，照旧倾诉她的苦恼：这孩子还死活不干，闹得客人也没了兴致，还得她出来赔罪。被管家用家法治了，挨打罚跪，还是不服，最后关了两天，打死都不服。闹得整个一品楼，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丫头，上下不安。

这番话倒让常力雄来了点兴趣，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端详这个丫头。

看来常力雄是新黛玉可以无话不谈的人，发点牢骚，诉点苦经。对这样知心知意的男人，女人往往容易失去戒备，一糊涂就踩过了

